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史部·政書類

皇明永化類編 上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書目文獻出版社

# 皇明泳化類編

上

卷一至七十三

〔明〕鄧球編

蘇州劉氏校本

皇朝詩林

卷十一

卷一至九十三

〔即〕卷 東坡

據明隆慶刻本影印

主我華夏汗我有元禮樂之俗

荷

振古未有之變也

皇天詎無意于斯民乎挺生

景皇帝監國天心效順智勇同猷已而  
英宗復辟天下晏然嗣以

太祖高皇帝起滌濛間蘊堯舜之德襲湯

憲宗純皇帝

武之跡一時良將精兵應之如響乙

孝宗敬皇帝

未遂渡江定金陵越數年底輯東南  
始遣將中原及山陝川蜀兩廣閩湖

武宗毅皇帝三紀之治禮樂可興正德之  
間好擊溷政迨我

之地車書攸同乃肅清邊陲震于荒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

遠咸慶中國有

天縱明聖之資時值述作之盛光前啓後

聖人民得其主三重漸復蔚然觀化矣洪

倫制煥然今

武之末爰有建文恭惟

天子紹

成祖文皇帝治惟善述幾炳因革再都幽

燕益誕文教

仁宗昭皇帝

聖致治恭已無爲凡有血氣者不啻出作

宣宗章皇帝繼體元良重熙衍慶再傳

而入息足矣二百餘年以來治化之  
隆日臨月照燦然閭閻兆民賴之可  
泳而服也顧懿章紀載藏之秘閣非

草茅寒賤所得覩其盛美

臣讀書見

宋儒邵雍以生治世爲大幸

臣自分

此生其幸多矣性懶交納遂爲書癖

因得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五倫書

爲善陰隲書 聖政紀 皇明詔制

皇明文衡名臣經濟錄等書而誦之未

幾又得 皇明通紀金聲玉振今獻

彙言功臣錄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

錄內閣詞林記以及諸名公傳集奏

議不下數十家益刻心展玩嘗讀則

感感則思思則躍然當其躍然也即

若竊有得者嘆曰此非粗跡也乃巍

乎成功煥乎文章民日泳其化而不

知爲之耳輒手錄分類久而成帙遂

分爲卷若干以其情生于皞皞也名

之曰泳化類編雖然亦竊有芹曝之

私焉自

祖宗朝以至今日其化不可謂不盛矣自

戊申啓運以至今日民之泳乎化者

不可謂不深矣承其盛也而思以藉

之則上益奉及其深也而危以臨之

則下不偷察消息盈虛之數懷兢業

危微之幾懋樹德廣威之實以永貽

萬世之太平將斯世民物游息化養

與日斯征而月斯邁固其耿耿之微

歟豈直資博而已哉

時隆慶六年八月中秋也

晉誦先賢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以

門紀分云

明進士祁陽鄧球謹序

序畢

皇明沐化類編目錄

分門二十

類五十八

卷一百三十一

上

下

君臣交孚

卷二十九至四十

山集

宮殿

卷四十一

外戚

卷四十二

理學

卷四十四

河集

人物

卷四十九

學制

卷五十四

選舉

卷五十五

壯集

制科

卷五十七

官制

卷五十九

奏議

卷六十九

祀典

卷七十一

禮樂

卷七十五

士風

卷七十九

帝集

居集

色

卷八十三

地里

卷八十四

賦役

卷八十六

居集

太集

農桑

卷八十八

財用

卷八十九

天文

卷十九

平集

呈祥

卷九十三

謹異

卷九十四

漕河

卷九十八

無集

風俗

卷九十九

法律

卷一百

鹽法

卷一百一

以集

錢法

卷一百四

儒裔

卷一百五

典籍

卷一百六

報集

慶賞

卷一百七

諫諍

卷一百八

忠烈

卷一百一

顧集

重宗封以從親

卷三十至三十三

上

中

下

茂宗功以逮臣

卷三十四至三十八

上

中

下

將猷卷一百二十一至十三 兵制卷一百五十至十五 馬政卷一百十六

上集

籌邊卷一百七至十九 貢獻卷一百二十

孝義卷一百二十

萬集

內侍卷一百二十至二十三 内寇卷一百二十至二十六 防細卷一百二十

年集

四夷卷一百二十至三十一 仙釋卷一百三十一至三十二

書集

別集卷一百三十三至三十六

主我華夏汗我有元禮樂之俗

振古未有之變也

皇天詎無意于斯民乎挺生

太祖高皇帝起滌濛間蘊堯舜之德襲湯

武之跡一時良將精兵應之如響乙

未遂渡江定金陵越數年底輯東南始遣將中原及山陝川蜀兩廣閩淵

之地車書攸同乃肅清邊陲震于荒

遠咸慶中國有

聖人民得其主三重漸復蔚然觀化矣洪

武之末爰有建文恭惟

成祖文皇帝治惟善述幾炳因革再都幽

燕益誕文教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繼體元良重熙衍慶再傳

草茅寒賤所得覩其盛美

臣讀書見

宋儒邵雍以生治世爲大幸

臣自分

此生其幸多矣性懶交納遂爲書癖

因得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五倫書

爲善陰隲書 聖政紀 皇明詔制

皇明文衡名臣經濟錄等書而誦之未

幾又得 皇明通紀金聲玉振今獻

彙言功臣錄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

錄內閣詞林記以及諸名公傳集奏

議不下數十家益刻心展玩嘗讀則

感感則思思則躍然當其躍然也即

若竊有得者嘆曰此非粗跡也乃巍

乎成功煥乎文章民日泳其化而不

知爲之耳輒手錄分類久而成帙遂

分爲卷若干以其情生于皞皞也名

之曰泳化類編雖然亦竊有芹曝之

私焉自

祖宗朝以至今日其化不可謂不盛矣自

戊申啓運以至今日民之泳乎化者

不可謂不深矣承其盛也而思以藉

之則上益奉及其深也而危以臨之

則下不偷察消息盈虛之數懷兢業

危微之幾懋樹德廣威之實以永貽

萬世之太平將斯世民物游息化養

與日斯征而月斯邁固其耿耿之微

歟豈直資博而已哉

時隆慶六年八月中秋也

晉誦先賢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以

門紀分云

明進士祁陽鄧球謹序

序畢

皇明沐化類編目錄

分門二十

類五十八

卷一百三十一

邵瑞

曉韶

君臣交孚

卷二十九至四十

日集

太祖開基之跡

卷五至六

宮殿

卷四十一

外戚

卷四十二

理學

卷四十四

山集

成祖靖難之畧

卷五至六

人物

卷四十九

學制

卷五十四

選舉

卷五十五

建文遜位之幾

卷七

壯集

月集

英宗居夷之貞

卷八至九

制科

卷五十七

官制

卷五十九

奏議

卷六十九

英宗復辟之誼

卷十

祀典

卷七十一

禮樂

卷七十五

士風

卷七十九

景皇帝監國之始終

卷十一

居集

卷八十三

地里

卷八十四

賦役

卷八十六

世宗繼統之極

卷十二

太集

卷八十八

天文

卷十九

光集

太寶世次

卷十三至十四

農桑

卷八十八

財用

卷八十九

平集

皇儲社稷之本

卷十五至十七

呈祥

卷九十三

謹異

卷九十四

漕河

卷九十六

絲綸體要

卷二十一至二十六

無集

經綸顯承

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風俗

卷九十九

法律

卷一百

德集

重宗封以侯親

卷三十至三十三

慶賞

卷一百七

諫諍

卷一百八

忠烈

卷一百一

顧集

將猷卷一百二十一至十三 兵制卷一百五十至十五 馬政卷一百十六

上集

籌邊卷一百七至十九 貢獻卷一百二十

孝義卷一百二十

萬集

內侍卷一百二十至二十三 内寇卷一百二十至二十六 防細卷一百二十

年集

四夷卷一百二十至三十一 仙釋卷一百三十一至三十二

書集

別集卷一百三十三至三十六

皇明沐化類編開基之跡

太祖開基之跡

明進士祁陽鄧琳

日

臣諱題其篇曰文王起自甲子軒轅曰難舜也玄側陋有堯薦人故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今天厭胡元穢華起

太祖于江淮間命洗之有舜之德而無其薦無大之土而有其時乃提一劍奮旅於元至正乙未謀臣良將即識真主納心委命乃渡江據有金陵南征北伐東指西擒

歷干戈至洪武癸亥始混一車書四海清廓至于諭將入城懇辭不殺凡二十九載雖不戢兵所至民無鋒鏑

之慘蓋天將啓我國家億萬年令緒而其舊業締造自不易如此昔人稱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語事功也今

遜帝王事功我

太祖視舜文豈又不遠賢之哉是篇叙其命將紀律攻敵堅瑕克復歲月皆備沫而書之其他輝光禮樂於赫倫制各見于諸沫類下茲不備

開基卷之一

壬辰

太祖本宗朱氏其先居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

也世業農桑至

皇太父熙祖一公娶王太后生二子長五一公是爲

皇伯考次即

皇考仁祖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役重困然祖遂棄田廬

携二子渡淮遷泗州之盱眙縣家馬熙祖既沒家日消

由是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又遷濠州之鍾

離縣居地名之西鄉尋徙太平鄉仁祖生四子長南昌

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太祖其季子也太祖初生

時陳太后既孕忽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南以

一白藥丸置掌中因而吞之覺口尚有香既旦

太祖生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丁丑日昧時也幼稟

神聖之資生應開天之運懷抱時家常有神光照護一

歲中每夜數次驚火起視之惟堂前供神燈

太祖幼多病太后欲置入僧仁祖不欲及元至正四年甲

申會疫癆大作仁祖及陳太后相繼崩兄南昌王臨淮

王亦先後沒又值旱蝗不登盱眙王出度荒他境未幾

亦沒太祖身孑然乃遵先志託身濠州皇保覺寺

在本縣之太平鄉時汪氏老母見遣子文備體津送入寺道養後

皇陵碑所稱汪瓜老母是

也師事高彬居寺中室忽有紅光近又不見衆咸異

之入五十日寺主又以歲歉散遣其徒太祖亦出西

遊廬六光固汝頴諸處偶日疾定遠道中遇有紫衣兩

人與同寢食得愈莫知所之嘗一夜陷麻湖中聞羣童

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太祖亦自竊怪之後崎嶇凡三

載歸復入皇覺寺始立志勤學時元順帝淫荒失德民

心怨離四方盜賊蠭起

元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遠郭子興乘亂結其黨孫德

崖等舉兵攻濠州入據之自稱元帥元將徵里不花統兵赴濠州交綏反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民以此恂恂益思主豪傑之士咸投濠城自保時太祖亦謀入濠乃祝伽藍神卜吉在吉以閏三月朔抵濠城門門者執

欲加害郭元帥一見驚曰此非尋流也釋之撫置麾下因與語大見契取爲親兵日益愛信遂以孝慈皇后配焉上旣入甥館與元帥日談征伐之事慨然志在平定

天下以安民生每觀元帥作爲非帝王狀心竊少之元

帥家畜羣鷺一日遣太祖往視之太祖勅羣鷺黑

白分左右羣鷺如命一花鷺走莫適收殺之人曰令之威也及物○秋九月元丞相脫脫攻走芝麻李其黨趙

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圍濠州

上與元帥協力卻之城得完時元帥因折節二人爲所

剝二人遂據城稱王一日執元帥囚之上自軍中歸

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亟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之乃釋元帥

明年元至正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夏五月元兵亦

潰遂釋濠城圍太祖得間歸鄉里收殘民七百餘人

引入元帥部下元帥授上鎮撫後因彭趙日橫多凌

辱人太祖心不下乃從數百人內選其精銳者西遊

定遠凡二十四人徐達曰才畧知勇悉超羣英湯和曰

倜儻多智沉毅勇決吳良曰器度雄偉勇畧著稱吳慎

曰自少卓犖膽畧遇人花雲曰長身鐵面驍勇絕倫陳德曰勇畧負志尤善騎射顧時曰志氣倜儻勇敢善戰費聚曰勇而有志才貌雄偉耿再成曰勇力出羣識見洞達耿炳文曰沉勇果毅將畧夙成唐勝宗曰智勇兼人才氣英偉陸仲亨曰生而武勇剛毅夙推華雲龍曰才勇過人善運効槊常遇春曰智勇兼資超出倫輩郭興曰拳勇有力騎射絕人郭英曰沉毅多智膂力善射胡海曰少有大志長而剛毅張龍曰形質魁岸勇力善射陳桓曰長軀偉貌膂力超羣謝成曰少有勇力長而果毅李新曰材勇著聞儕輩推服張森曰器度開豁勇畧兼資張銓曰勇力善射少喜談兵周德興曰少有勇畧騎射尤精以上皆濠土名士後爲開國功臣受封爵賜鐵券焉未幾太祖以疾歸疾甚危半月乃瘳元至正十四年夏定遠張家堡聚民兵號驥牌寨乏食聲言欲來降時太祖病愈方三日郭元帥扶筇過其門噴有聲太祖在牀聞之間言者何侍者曰元帥也遠方有兵欲來降元帥將遣人往柰無可行者太祖作而言曰元帥今越門而警乃以我爲棄人乎不然我病方瘥何若是之驚邪機不可失倘不善圖爲他雄所有功將何建太祖力疾起請元帥命之遂備二騎步往平涼候費聚與焉不渝時直抵其營中出二將逆之曰何爲而來太祖曰吾主兵郭氏與爾故友知汝

壘於是亦知他敵欲來相攻恐汝無知特遣吾報肯相從從否則移營避之二將疾馳告其帥首帥首即願降請留信物太祖解佩囊與之良久帥首亦以牛脯進遂申密約而歸因覘諸將士有懷疑者乃留費聚以候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欲他往太祖即率聚等三百人復往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亦有秦把頭聚衆結寨定遠之豁鼻三山太祖以義招之得八百餘人○又定遠人謬大亨者初起義勤元攻濠不克及元兵潰大亨遂以其衆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等襲破之亦降其衆由是軍聲大振豪傑應響

太祖意是太祖之功也因有讒於元帥者元帥稍有疑

太祖云○定遠人馮國用偕弟國勝來濠贊兵政○有李善長謁後凡四方征伐總兵之事不以委太祖與語大奇之並收帷帳上識其爲長者禮之談竟日皆協意遂留掌書記傾心委之已而元帥欲更置善長於麾下善長不欲上懇慰之故不忍去後相從入滁陽○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見即以黑丁呼之委置軍中遂以百人拔洪山數千兵○合肥人吳復來歸俾領前鋒濠州人趙德勝來歸量其材勇堪騎將即命爲帳前先鋒一時布置來士皆善士喜自效○秋七月太祖引兵向滁以花雲爲先鋒至途遇賊衆千人顧後騎尚無一至者欲退不可獨雲提劍躍馬翼

太祖橫衝其陣而過之賊大驚及至滁遂拔其城因駐師馬惟時郭元帥受制于彭趙東屯泗州太祖遣人賂趙縱元帥南行故得率其部下來滁州遂稱滁陽王因見太祖隊伍嚴整旗幟鮮明甲兵素利大悅然意以

得滁陽行王號自安不肯明言太祖窺其意知之乃

槩說曰滁陽一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非形勢可

居王默然○冬十月元將脫脫以師破張士誠于高郵

遂分兵圍六合帥遣使求救王素惡帥不肯出兵其帥與太祖有故因言於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怨而棄大事王怒少解遂議遣將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不敢行皆託以禱神弗吉

皇明沐化類編

開基集之二

太

王乃召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東救六合○先是太祖之次滁也嘗偕趙德勝等以兵出畧鐵佛岡三汊河口張家堡及大柳樹諸寨已而遇元兵戰之德勝中矢太祖乃督衆與耿再成保瓦梁壘元兵攻之急太祖數出兵與挑戰以疑之乃復以計誣之元兵還壘不敢逼太祖遂列隊而出驅牛畜婦女居前以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歸滁既而元兵來攻滁太祖先設伏澗側定約命再成以兵誘之俟其渡澗伏發城中亦鼓譟而出大敗元兵滁無憂自是太祖威名日茂滁陽王二子忌之謀欲害上一日邀

上飲行計上先覺之示以不疑遁然往至中途忽仰天

若有告者，遂聳以危言。二子大驚駭，自後不敢有他。○是年南昌王子朱文正、姊子李文正聞上駐滁陽，皆自亂軍中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亡父母，遂失其姓。名至是年十歲，亦收育之。與文忠並賜姓朱，後皆爲元勳名將。○虹縣胡大海，謁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二人，皆十九並錄帳下。

至正十五年宋主降林元年春正月，滁陽王軍中乏食，王

言計多喪。太祖數諫，王人因間之于王。初，少被言辱，上終不以爲意。必欲成事，尤切諫。王不聽，上以是讐譖致疾。一日，諸將議出師所向，王遣召太祖辭以疾。使者三至，上力疾往。王命定計，太祖曰：「固守孤城，非

計也。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如何？」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制選三千勇敢士，椎髻左袒，衣青衣服，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索馳載賞物，馳而行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復令萬人衣絳衣，踵其後，相距十餘里，約取之。」必矣。王曰：「善。」閏正月，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去十餘里尾之。及天祐等至，徙陽關和陽斤堠者果報，廬州義兵至城中。父老爭出牛酒迎勞。旣日中，天祐兵又從他道就食，遂誤前

約，過期不舉火，再成意天祐兵必入城，遽率衆造和陽城下。城中始覺，有兵元守將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中矢走衆，遂潰。元兵追至三十餘里，千秋壩會日暮還遇天祐等，奮兵擊之，大敗元兵，乘勝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初，衣絳者敗歸，報王曰：「衣青者皆陷陣，蓋未知天祐兵已克和州也。」王大驚，謂上曰：「失策。」有間城南又報，和陽元帥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問所施。是時兵盡出城內空虛，上特集

殺使以挫敵。上曰：「兵出城虛，若殺來使，敵必知我怯，故殺之以滅其口也。」不若縱之，生還示以大言，敵必畏惧，不敢進。王如其言，縱之。詰旦，元兵果遁去。時滁陽王猶未得天祐報，亟命太祖以二千人往規和陽。既出道，遇再成敗兵，聞上來甚喜，願從征，復集得千餘人。

合所將共三千人，南越徙陽關，令士卒就息。太祖乃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曉勇數十人，暮抵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守之。上遂入城，撫其人民，報王。王遂命太祖總和陽兵。時諸將多暴橫，殺人且志在得子女玉帛而歸。上聞之，惻然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全

當悉還之軍中如命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在和陽凡一切事務悉處公平民望歸馬時和陽城未葺遂會張天祐等議築城察諸人心未有效者太祖曰不身先不能動衆於是勅徐達先集故碑以城爲十分限以丈尺數目與諸人分繕越三日太祖會視城工並無分毫立緒間有善良者亦未盡力獨徐達率士卒工將及完上變色乃以交牀置於正南面出王命譖人單我逆王命可乎然我與諸將約帥兵之道非尋常白令以後敢違令者吾行總兵之道自是城中肅然城亦刻日完是月元兵十萬寇和州上備天祐以萬人拒之尋遣趙德勝等畧含山等處平之二

月辛巳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伴住馬義兵元帥陳也先等各分兵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立寨稱十萬衆時侵和陽太祖間出戰敗死元兵亦衆未幾城中乏糧道路梗塞上乃以萬人命李善長居守親帥師往攻諸寨及上出元兵乘虛又來爲善長所擊却太祖不復顧遂行一日抵所在因倦寢於山側有蛇類龍而無角者由太祖右臂附之衆忽呼蛇在身上從容舉臂視之意其必神也於是祝蛇入帽絳纓蛇果循祝而入竟不動遂載其帽詣敵寨設辭以喻寨主多請降者轉攻雞籠寨聞和陽被兵遂還未至城三里許遇持矛一卒來歸上問之對曰適有元兵來

攻和陽被李善長擊走殺獲甚衆上得捷益喜遂歸和陽一時忘蛇在首久之悟取帽視之蛇隱然伏其中太祖引觴酌蛇酒而縱之蛇昂首四顧升房入脊桁中去莫知所之衆驚曰此神龍之護也自此元兵亦散走渡江時定遠人茅成舍山人仇成二人皆驍勇俱置麾下孫潘亦乏糧其部下皆挈家就食和陽之西鄉又濠舊帥孫德崖與王有隙至是聲言入城假居數月上意將止之因曰彼衆我寡若阻其來倘有戰爭我力必不支姑許之明日軍入滁陽王聞之大怒輒自滁至和以案其罪王旣至太祖即往視王王怒曰其罪何逃

上曰兒女之罪又何逃邪家中之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王曰爾言外事急者何太祖曰今讐在斯王此一來與相見甚慮安危王弗信明日五鼓孫德崖遣人告太祖曰彼翁至矣吾將他往上大驚曰事不諧矣急報王以備之太祖復會德崖慰之曰何去之速邪曰彼翁不可相處也故行太祖復謂德崖曰今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於是令其軍先行德崖後上因友人邀送德崖軍出城及十五里而止忽報我軍與德崖軍相鬪德崖亦被王執太祖疾呼部將耿炳文吳楨策馬欲還時德崖軍先發在道者皆抽刃以隘道遂擁太祖亦單騎挺身從之因而向